大公報
責任編輯：李磊澤
2019年3月24日　星期日

母權

A城的母親平權運動導火線是梁氏家暴案。受害人梁小姐在記者會上聲淚俱下，她只因爲問一句「爲何做母親不可以有自己生活」，便被丈夫拳打腳踢。犯人其後被捕，判監三年。

事件啓發許多母親站起來，講述她們曾經承受的暴力對待。不只實質毆打，也有語言暴力，如被斥責「不帶孩子」、「不做家務」。一群不甘現狀的婦女遂成立LMF（Liberating Mother's Front），推行母權運動。發言人說：「我們不是拒絕做家務，拒絕帶孩子，只是這不必然是母親責任。」

LMF登上各大報刊頭條。大批母親受到鼓勵，紛紛做一些早已想做卻因「責任」而未做的事：學繪畫、學騎馬、做義工、去旅行。

然而很快運動遭到反撲：有傳媒報道孩子無飯開、功課無人理。做父親的推說工作繁忙，學校推出託管服務，又導致教師工作量大增。半年後，一名教師自殺，遺書寫：「我有的應該是三十個學生，不是三十個孩子。」

在A城教師協會牽頭下，反LMF大聯盟結成。他們的口號是「生兒便應育兒」。LMF反擊：生兒不只是母親的事，也是社會的事，應該整個社會負責。大不了一拍兩散，女人不生，看誰怕誰？LMF發起的「罷生行動」，聯署者竟達300萬人。

或是出於恐懼人口失衡，政府隨即宣布支持母權平等。多份主流報章亦順勢跟風，將大聯盟貶爲保守派。漸漸地，一些前衛的年輕人倒戈，宣稱他們可以照顧自己。而政府承諾增撥教育資源，亦成功令老師退場。LMF大獲全勝。

話雖如此，母權運動仍任重道遠。有學者在報刊撰文，呼籲母親不可掉以輕心，因爲塑造母親定型的文化產物無處不在，必須時刻警惕，才能邁向社會平等。

這就是爲什麼你在A城不會聽到《世上只有媽媽好》。有關母愛的自然紀錄片亦一律禁播，畢竟會拋夫棄子的動物亦有許多。一家玩具商推出供女生玩的嬰兒娃娃，被杯葛至破產。有老師在Facebook被踢爆要求母親「盡責任」，第二天便被革職。

LMF至今仍爲捍衛母親的權益努力。

片尾曲
克　洋
fb.me/hakyeung2018
逢周四、日見報

必要的勇氣

我是一個敏感而膽小的人。大家以爲敏感不過是人類其中的一種特質，但不要忘記，敏感是一種病。無論是皮膚敏感，還是腸胃敏感，我們都要吃藥看醫生，但遇到生活與逆境的人，如我，給自己的藥方往往是勇氣。

沿着某一種引力法則，我身邊有不少充滿正能量的人，他們很喜歡鼓勵其他人（當然，也包括我）要有勇氣去面對世界。但我有時會想：其實什麼行爲，才算是勇氣的表現呢？

曾經擔任史丹福大學校長達十六年之久的漢尼斯（John Hennessy），在他的暢銷書《這一生，你想留下什麼？》（副題《史丹福的10堂領導課》）裏，便記錄了一個值得參考的勇氣故事。

漢尼斯二十五歲便當上教授，身爲圖靈獎得主，他被譽爲「硅谷教父」，其決策力與執行力一直受到大家百分百的信任，直至一件事。話說，在二〇一一年，紐約市政府打算建立所謂的「東部硅谷」，聲稱要跟世界頂尖學府合作，打造新的科研發展區。計劃宣稱，中標的機構可以獲得一塊土地，以及一億美元的基礎建設經費。

當時還是史丹福大學校長的漢尼斯認爲，這是難得的機會，因此他落力在校內推介這計劃，成功獲得校內支持，且投放了數千個工作小時於這個計劃之上。

然而，當漢尼斯正式跟紐約市討論合作條款時，他發現了幾個要點，例如，那一塊承諾中的土地地下埋有大量可能造成環境污染的廢棄物、政府要求校方建設高價而華麗的宿舍等等。漢尼斯認爲，政府在這計劃上視史丹福大學爲發展商，而不是學術研究機構，而這計劃明顯有違大學的核心價值。在最後關頭，漢尼斯放棄了跟政府簽訂合作協議。

近來，大家都將阿德勒的名言「被討厭的勇氣」掛在嘴邊。的確，我們不但要有保持原則不怕被討厭的勇氣，我們更要有勇氣不討厭自己的錯失。我們要有勇氣去做必要做的事，同時，也要像漢尼斯，有勇氣去承認錯失，甚至失敗。坦承接受人會有錯的勇氣，或許眞的治愈我的敏感。

普通讀者
米　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同姓相連

大凡知道武則天的人，都聽說過張易之、張昌宗的名字，二張當時深得女皇帝寵信，權傾天下。兩人有個弟弟叫張昌儀，當時擔任神都洛陽的縣令。依仗兄長的權勢，大肆受賄，賣官鬻爵。這張昌儀雖然貪婪，卻有個優點，辦事講誠信，只要收了錢就一定幫忙。有個姓薛的人爲求官，送了五十兩金子給張昌儀。

張昌儀收了錢，將薛某的簡歷交給了主管人事的天官侍郎（即吏部侍郎）張錫。孰料張錫忙中出錯，把簡歷丟了，找了好幾天沒找到，又記不清薛某的名字，只好硬着頭皮去問張昌儀。張昌儀說：「我也不記得，找找檔案裏有姓薛的給他安排個官職就是了。」張錫答應下來，結果翻檢一下，檔案中姓薛的有六十多人，又搞不清是哪個，只好全部授予了官職。這一衆薛姓新官，眞是天上掉餡餅。只因同姓，便都雞犬升天。

但天長在，而餡餅不常有。黃巢做過一首《菊花》詩：「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到其揭竿而起，兵鋒所至，「黃花」獨放，「百花」皆殺。比如攻陷福州時，當地的知名文士黃璞、周朴都不願歸降。而黃巢對黃璞就加意保護，秋毫無犯，周朴則人頭落地。「百花」之中最慘的當然是「李花」。長安陷落時，唐僖宗逃亡四川，來不及撤離的李姓皇族被黃巢屠戮殆盡。所以《推背圖》中有一段：「一樹李花都慘淡，可憐巢覆亦成空。」生死存亡取決於一個姓氏，屈殺了多少無辜。

還有一個可笑的例子。梁士詒是北洋巨擘、交通系首領。梁是廣東人，光緒年間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戊戌變法後，慈禧太后恨康有爲（原名康祖詒）、梁啓超刺骨。某次考試，看到梁士詒的名字，既是康梁二人同鄉，且姓名是「梁頭康尾」，不禁懷疑梁士詒是康梁餘黨。幸賴有識之士百般說明，梁士詒才涉險過關。

瓜園
蓬　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二、四、六、日見報

獵

本周拾字君想跟大家一起說說「獵」，《說文解字》中說：「獵，放獵逐禽也。」而《玉篇》中解釋得更直接「獵，犬取獸。」兩相結合，「獵」字的本意就非常清晰，是放出獵犬去追逐獵物。

最近Netflix上新出的動畫劇集《愛・死・機器人》（Love, Death & Robots）紅透半邊天，每集長度不過十到十五鐘，總共十八集。每集從故事到畫風都完全不同，貫穿全劇的，就是劇集名字中的三個關鍵字：愛、死、機器人。

十八個短片中拾字君最欣賞的，是《Good Hunting》，香港譯名爲《祝你順利》。拾字君以爲翻譯成《狩獵順利》更爲貼切。故事的開端很「聊齋」，男主角是「鬼魂獵人」世家，世世代代的使命就是獵殺會迷惑男人的狐狸精；故事的中段很「羅密歐與朱麗葉」，男主角愛上了善良的狐狸精，很美很宿命；故事的後段腦洞大開，隨着科技的發展，傳統的世界轉眼進入了奇妙的機械時代，狐狸精的魔法失去了威力，而醉心機械技術的男主角卻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在狐狸精陷入絕境的時候，男主角用他自己的方式，給予狐狸精以嶄新的生命……

開端的殺戮，是人獵狐；中段的愛情，是狐獵人；而後段的高潮則是一人一狐合力獵殺黑暗的命運。

或許很多人有過這樣的感受，要洋洋灑灑寫數千字長文難度有限，但要在寥寥數百字內說清楚一件事，寫清楚一段感情其難度反而成幾何級數上升。動畫短片，也是極其難做好的。但或許正是這樣，出色的動畫短片才能帶來與劇情長片完全不同的震撼，動畫的無限可能，可以將想像的天馬行空展現得淋漓盡致，而短片的戛然而止卻可以爲遐想留下無限的空間。

字裏人間
拾字君
逢周日見報

小戰爭

一開始，我不明白狗爲何重視自己的排泄物。每次，在我清理時，都受到了來自牠的頑強阻擋。

在牠的排泄物中，牠尤其珍愛自己的尿液。有時，牠見不能阻止我，會突然用整個身體撲在自己的尿上。出現幾次這種局面後，我先用一隻手拽住牠，另一隻手找到毛巾……

——每擦一次尿，都是我們在打一場戰爭。

每一次，看起來都是牠輸了，我贏了。——不管牠給予我的反抗多麼激烈，我都艱難地擦了地板，清除了牠的尿液。

這種戰爭我們一直在打。讓我疑惑的是牠既然總是輸，爲什麼不放棄？這種最後總是導致失敗的戰爭牠怎麼就不厭倦？

我以爲我贏了——我擦乾淨了地板。可是，牠在我的勝利裏並不沮喪，牠的樣子並不是完全輸了。

後來我明白，一條濕毛巾，就算再加上一條乾毛巾，是不能徹底打贏這個戰鬥的。我的勝利是宏觀的；牠的勝利存在於我看不見的地方，隱藏在地板縫中，或以分子的形式漂浮在空氣裏：這就是牠每次都充滿激情地和我戰鬥的原因。牠被牠的勝利滋養着。

看來一直是我在慶祝我的勝利；牠在慶祝牠的：我們都贏了。

狗是不愛洗澡的。雖然有些狗表現出愛洗澡的樣子，那是爲了取悅主人。牠們不願意洗掉自己身上的氣味——氣味是牠們的另一件外衣。這件衣服的作用不是保暖，是安全、自我存在的依據。把一隻狗洗得無色無味或者很香，狗會相當恐慌。你用香皂把牠洗香了，那等於你脫掉了證明牠存在的衣服。牠感到失去自己了，找不到自己了。牠不知道自己還存在不存在，因爲存在的依據沒有了。牠不喜歡香氣。香氣和牠不是親戚。香氣不是牠的衣服。香氣不是牠的依據。

人對狗的所爲，尤其是衛生要求，是很殘酷的。但是，狗不絕望。牠們有辦法找回自己。狗的排泄是有重要意義的。牠們靠排泄物和空間建立可靠的聯繫。

牠信心百倍地排出自己的氣味，對抗人強加給他的氣味。任何一隻狗的一生，都是和主人戰鬥的一生。

格外
格　致
jilinzhaoyanping@163.com
逢周日見報

水果自由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近日發布了二〇一九年全球生活成本調查報告，新加坡、巴黎、香港並列成全球生活最昂貴的城市。在巴黎生活了四年，回北京後，充分感受到「消費升級」。就拿吃的來說，陡然實現了「水果自由」。

首先是選擇自由。巴黎的水果最常見的是蘋果、葡萄、橙子和香蕉。儘管超市偶而也會找到一些時令的熱帶水果，比如芒果、椰子、荔枝，不過基本算是貨架上配備的擺設，很多時候形態乾癟、味道欠佳。號稱「果中之王」的榴槤，只會出現在中國超市的冷凍貨櫃裏，想必很多法國人根本不知道是什麼味道。而在北京任意一家路邊水果店中，都有十幾種到幾十種水果可供選擇，個個飽滿潤澤。且不時會有世界各地的網紅水果奪人眼球。

更重要是價格自由。有個日本朋友曾說，「雖然北京有霧霾，但我還是很喜歡北京，因爲可以隨便吃桃。」日本的桃實在太貴了。巴黎也一樣。和北京相比，巴黎的某些水果價格也常令我感慨。超市裏切塊包裝好的菠蘿，或者色彩動人的樹莓藍莓組合，通常要五歐元一小盒，接近於上班族的一頓午餐。回到北京，再也不用捉襟見肘。每次到一位朋友家做客，她總會端出四五個盛滿各式水果的盤子，先來一頓水果大餐，讓我禁不住要讚美一句：「還是北京好啊。」

當然，法國人也有自己的「水果自由」。巴黎的有機食品普及率要比北京高很多。每周日早晨悠閒的去市場購買優質有機水果，是中產生活的重要標誌。即使是一個蘋果、一串葡萄也一定是法國原產爲佳。因爲物美價廉的西班牙或者非洲水果無法確保無農藥殘留，更可能在運輸中損耗了新鮮度。所以，無論味價比如何，水果的「健康自由」彷彿更重要一些。

花世
步　美
henrydine7473@gmail.com
逢周日見報

眞的沒有「大象」嗎？

鉛字肖像
楊　騏
逢周一、日見報

香港藝術節去年推出的「兩地書」當代舞交流平台仍令人記憶猶新，今年的藝術節也將這一創作平台延續了下來，在此，內地、香港兩地的年輕舞蹈藝術家們有機會共同創作，讓不同成長背景的舞者聚集一堂，嘗試將各自的心情書寫入同一篇故事裏。

去年的「兩地書」爲觀衆展示了三齣風骨各異的作品，今次所呈現的則是一個完整的長篇舞作，名爲《沒有大象》。來自北京師範大學舞蹈系的常肖妮教授雖然是這支作品的編舞，但確切來說，整個作品是她與六位表演者共同創造出的成果。六位表演者中，除了來自甘肅的李斌以及香港本地的梁儉豐和余巧兒是科班出身的專業舞者，其餘三人分別是主修表演的陳瑋聰、畢業於中大護理系的張嘉怡、身爲物理治療師的唐浩山，都是舞蹈愛好者，但並未受過非常專業的舞蹈訓練。不過這也正是這支作品有趣的地方，不僅是從舞蹈出發，而是從更廣闊的維度，去挖掘那被刻意視而不見的「大象」。

《沒有大象》的靈感來源於美國作家伊維塔・澤魯巴維爾的著作《房間裏的大象》，編舞常肖妮解釋道：「作品中的『大象』是一個符號，代表某種眞相，也代表某種孤獨。不同身份的人經歷着各異的擁有和失去，對內心隱藏的情感或孤獨，卻往往選擇視而不見，我想探索的，就是這份每個人內心不敢輕易觸碰的眞實與眞相。」

排演過程中，編舞會與表演者天南地北地聊天，也會和他們做很多即興的表演練習，試圖去探索各人內心隱藏的秘密、傷痛、苦悶，讓他們「拿自己的故事去交換別人的故事」，從而碰撞出些許新的共鳴。

在《沒有大象》伊始，似乎，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地「經營」他們的「快樂」，人們相聚在一起嬉笑吵鬧、一起手舞足蹈，帶着所謂「快樂」的假面隨着迪斯科音樂擺動身體，向天空噴灑七彩的紙屑，這樣虛浮的熱鬧讓人逐漸忘卻了心中那頭沉重無比的「大象」，這樣若即若離的人際關係也令人覺得安全。「迴避」和「否認」的姿態在《沒有大象》中無處不在，尤其當音樂停滯下來的時候，當人們必須面對各自的苦悶與孤獨時，卻不約而同地轉頭選擇了逃避。

（上）

惡女

一段視頻瘋傳，一個女人在列車上公開辱罵乘客，口沫橫飛，面目猙獰。

女人坐中間位，一位少女坐窗口位，少女要進去，坐走廊位的男士起身讓路，這惡霸女人就是不動。少女要從她腿上跨過去，她就開罵。

這一罵像瘋狗，粗言穢語滾瓜爛熟，幾乎不喘氣罵了十分鐘。車廂裏有一個男人好言勸阻，另一個男人顧着拍視頻，其他人都默不作聲，玩手機看熱鬧。女列車員趕來，不是喝止那女人，倒是去勸阻拍視頻的男人。如此更變相鼓勵了惡女，她衝到拍視頻男人面前，幾乎想動武。

按理，車上有乘警，乘警可以制服她，可惜列車員先怕了她，不敢動用乘警。按理，只要有十個八個乘客一起出聲怒叱，她也會稍微收斂，不敢太猖狂。可惜乘警沒有出現，滿車廂的人都袖手旁觀，如此惡女當道，橫行無阻。

看這視頻只覺無名火起，是什麼樣的父母教出這樣的女兒？又是什麼樣的學校培養了這樣的學生？要是在現場，只怕會忍不住刮她一個耳光，然後和她一起被逮進鐵路派出所去。

還好，據說這女人已經被搜索出來，被有關部門收押，這也算惡有惡報。原來她曾辱罵計程車司機，又曾經因賣淫被法辦。

惡人當道，好人遭殃，別忘記大家都會受害。

飲茶集
斯　人
逢周日見報

南澳行

到訪阿德萊德的另一件樂事就是可以和多年沒見的港大同班同學Yanny重聚。Yanny是我們班的甜姐兒，聰明伶俐，並且關心同窗。畢業後，大家各散東西沒有見面。後來，在同學群組中再次遇上，原來佳人已經移民至阿德萊德，並且在那作育英才。另外，Yanny事父母至孝，令人感動。區區十分多謝Yanny寶貴的時間以及無微不至的款待。

對許多酒友而言，阿德萊德的重要旅遊景點應該是奔富酒莊（Penfolds）的馬吉爾莊園（Magill Estate）。一對英國名叫Christophe及Mary　Penfolds的夫妻在十九世紀初從英國移居至阿德萊德。他們後來買了東邊洛夫蒂山脈（Mount Lofty Range）山腳下五百英畝的土地，並且開始栽種葡萄，這就是馬吉爾莊園的開始。他們最初只是生產一些有補血功用的藥酒，後來釀製了加強形（Fortified）的雪梨酒，生意愈做愈成功。奔富酒莊終於在一八四四年成立，而他們最先在莊園所建的木屋（Grange）亦成爲奔富的旗艦紅酒的名稱。馬吉爾莊園的工業革命時代的泥磚建築物十分搶眼，尤其是那條長長刻上Penfolds字樣的煙囪。不能不提，旗艦酒Grange仍然在歷史悠久的馬吉爾莊園生產。今年他們爲慶祝一百七十五周年紀念而推出特殊的品酒活動，酒客付出一千五百澳元便可和奔富的總釀酒師Peter Gago一起品嘗Bin 60A Cabernet Shiraz 1962、Bin 820 Cabernet Sauvignon 1982及Grange 1990。Peter Gago是世界公認的釀酒大師，他所釀造的Grange 2008被世界主要的品評家一致認爲是完美的佳釀。

離開阿德萊德，我便要向東北方向的巴羅莎谷（Barossa Valley）進發，並且在那裏著名的托布雷酒莊（Torbreck Vintners）停留兩周學習他們釀酒之道。在此，我必須多謝托布雷酒莊的年輕釀酒師Scott McDonald的安排及教導。大家不要被他的年齡誤導，三十一歲的他已經釀造了十二個年頭的葡萄酒，可謂經驗豐富。希望在這兩星期能夠完夢，向Scott學習到澳洲出色的釀酒技術吧！

（下）

酒看人生
羅富齊
rothschild388@gmail.com
逢周六、日見報